


当代
畅销
儿童
小说



谎言城堡 的秘密

马爱新 / 译

[美] K.P.巴斯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谎言城堡
的秘密

[美] K.P.巴斯 / 著
马爱新 /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6 - 0361 号

K. P. Bath

The Secret of Castle Cant

Text copyright © 2004 by K. P. Bath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谎言城堡的秘密/(美)巴斯 著; 马爱新 译. - 北京: 人民
文学出版社, 2006.1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ISBN 7-02-005438-2

I. 谎… II. ①巴…②马… III. 儿童文学 - 长篇
小说 - 美国 - 当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0364 号

责任编辑: 王晓亚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韩志慧 责任印制: 李 博

谎言城堡的秘密

Huang Yan Cheng Bao De Mi Mi

[美] 巴斯 著

马爱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0 千字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5 插页 2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02-005438-2

定价 20.00 元

作者的话

如果你在小城市长大，你可能熟悉小地方人在对别人提到故乡时所遇到的茫然或怀疑眼神。想像一下，要是出生成长在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地方，走到哪儿都看到这种眼神。作家、探险家格蕾斯夫人的回忆录中充满了这类遭遇。

上了果子露，还有我提到的那种浓咖啡，苏丹倚到垫子上问我“愿把世界上哪个地方称为故乡”。我回答说四海为家，但出生在坎特国，陛下显出困惑之色，命人取来一个地球仪。我好不容易才让他相信我的故乡真实存在，因为他以前从未听说过，地球仪上也找不到，任何地图上都没有。

001

事实上没有几个人听说过坎特国^①。自从开始写这本书（她故乡近期的一些历史），我对格蕾斯夫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因为我经常要对从未听说过这个小国，并据此断定它不存在的人证明它的真实性。他们指责我在骗人，或——更糟——在写小说。出版商是最气人的。读完我的手稿，他们眼睛里会闪出异样的光，建议我将坎特改成一个“地图上没有的童话国度”——好像我只是个无聊的寓言家。

坎特没有任何“童话”的成分。它像中国或拉普他岛^②一样真实。

这个爵国也不是地图上没有，它通常是印在上面的——问题是很难找到，一是由于国家太小，二是地理位置不凑巧，坎特正好位于它那片世界的中心，

① 坎特，英文为Cant，意为“谎言，欺骗”，作者以坎特为国名和城堡名，意在暗喻故事中充满了谎言、欺骗、背叛。此类暗喻在文中有多处体现。

② 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所著《格列佛游记》中的一个飞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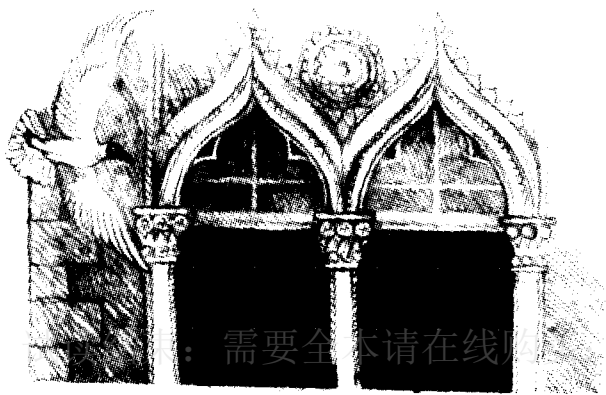
你一对折,这个国家就消失在折痕里了。一个耐心的学生用放大镜和不常折叠的地图,有时能在坎特的经纬线相交处发现一个小点。但这个小国确实很难找到。

它的另一特殊之处是任性甚至顽固地与现代世界隔绝。在许多方面它是一个时间外的国度,四面环山,封闭数千年,只偶尔有地理学家或勇敢的旅行者来访,被坎特人以冷淡的礼貌接待,带着嘀咕容忍,用礼物和愉快的微笑送走。

坎特没有蒸汽熨斗和电视机,也没见过圆珠笔和拉链;旅行靠脚、蹄子或船帆。但(像一位助理编辑在拒我书稿时那样)说“这种地方不存在”则实属妄自尊大。坎特国可能没有抽水马桶、牵小孩的皮带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新奇玩意,但他们也活得好好的。本书讲述的故事是活生生的记忆,事实梗概可以从城堡到快活埠的任何酒馆得到证实。我写出此书,是希望有人能像我一样,被其中勇气、忠诚与爱的故事打动。

感谢当事人亲口向我讲述这个故事,并允许我与更多的人分享。也要感谢我的不知疲倦的秘书S.昂德福特^①。

K.P.巴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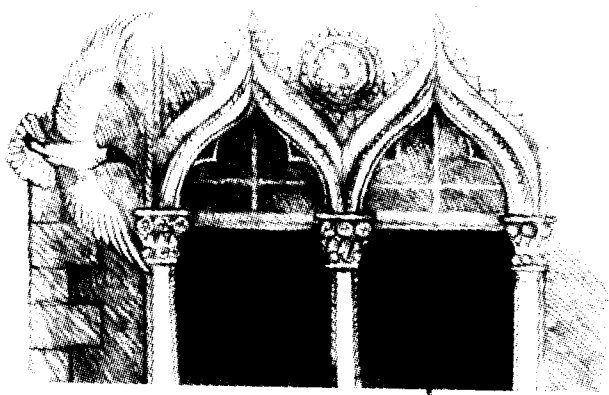


^① 昂德福特,英文为Underfoot,意为“绊脚,碍事”。秘书原本是协助工作的,作者在此特别为自己虚构的秘书命名“碍事”,是取其反意,体现了作者的幽默诙谐。幽默诙谐正是本书的突出风格,在其后的故事情节中有多处体现。

目 录

第1章	麻烦	001
第2章	语法学家的陷阱	008
第3章	诗人的游戏	014
第4章	天文学家	021
第5章	蜡烛巷的马车	029
第6章	去坎特堡之路	036
第7章	茶会	043
第8章	阿登·盖兹	053
第9章	餐具室冒险	064
第10章	请进德拉格	070
第11章	同心结	076
第12章	蛇形纹章	084
第13章	露西·威克莱特之越牖	090
第14章	集日	096
第15章	陆明枢的毛笔	102
第16章	高枕客栈	109
第17章	病房	116
第18章	阿道夫之死	124
第19章	制服风波	131

第20章	克拉拉·斯温的消息	138
第21章	服丧	148
第22章	地下墓穴	160
第23章	分裂的城堡	171
第24章	黑暗中的蜡烛	178
第25章	无题	187



第 1 章

麻 烦

春天来到了坎特国，新草在羊圈外摇曳，羊儿们几乎是奔到剪子跟前，急于要脱掉厚毛的冬装，小溪唱着融雪的歌，云朵在高天的牧场上游荡。惟有一只老鹰打扰了这春日草场、小溪和天空的宁静，它在乘着暖风寻找猎物，鹰翅偶尔挡住太阳时，在地面投下不祥的阴影。

露西·威克莱特^①看到了那只鸟，但今天早上她有别的麻烦。她把眼镜朝上推了推，在坎特城堡的一座塔楼上向下看。

“大人不会高兴的。”她叹着气说。

“威克莱特，”宝琳说，“你能不能停止发呆，中用一点？”

露西转过身来。郡主宝琳·埃斯梅拉达·西蒙娜·冯·坎特伏在弩炮上，一缕头发垂在脸颊上。她俩已经把这件武器推过来对着院子，现在宝琳正吃力地转动绞盘，她伸着舌头，一点点地把投臂摇低。

“小姐，”露西从胸墙前走回来，“请原谅，我觉得这个主意不是很好。”

露西是宝琳的侍女，所以她必须喊“小姐”，其实她比男爵的女儿还大一岁，高一个指头。除了星期六下午放半天假之外，露西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伺候宝琳，早上给小姐穿衣，侍饭，晚上收拾房间。她还要（按《武士、工匠、农夫及家仆雇佣章程》之辞令）“满足贵族的一切念头及要求，可能导致叛国及其他重罪者除外。”

不幸的是，宝琳的怪念头特别多。

^① 威克莱特，英文为Wickwright，意为“蜡烛制造者”，此处暗指露西家以制蜡为生。

“扳机！快点！我胳膊都要断了！”

露西跪到吱吱嘎嘎的战争机器旁边，把扳机的铁钩对到投臂上的环里。宝琳放开绞盘，沉重的投臂挂住了扳机，发出可怕的哐当一声。露西退后几步，受阻的机器挣动呻吟着，像个老头子想从椅子上站起来。宝琳把手在雪白的围裙上擦了擦。

“那，”她带着满意的笑容说，“你现在怎么想？”

露西紧张地膘了膘墙外。

“也许可以等晚一点。”她建议道。

“可那样就没人看到了，”宝琳说，“快来帮我装吧。”

弹药在她们脚边的一个筐子里冒着汽。富勒^①先生跟助手们喝早茶的时候，两个女孩溜进男爵府洗衣房收集了一堆湿内衣，有荷叶边的长灯笼裤、绣有男爵饰章的灯笼内裤、丝光衬裙、平纹背心、带松紧扣的精致胸衣。她们一共歇了三次，才把筐子拖上塔楼的旋梯。

“这是超级恶作剧，威克莱特！”宝琳抓着一边的把手说，“我多淘气呀！会载入史册的！来吧，我数到三。一！……”

露西俯下身。

“请用膝盖抬，小姐。”她提议道。

“二！……”

露西抓住了把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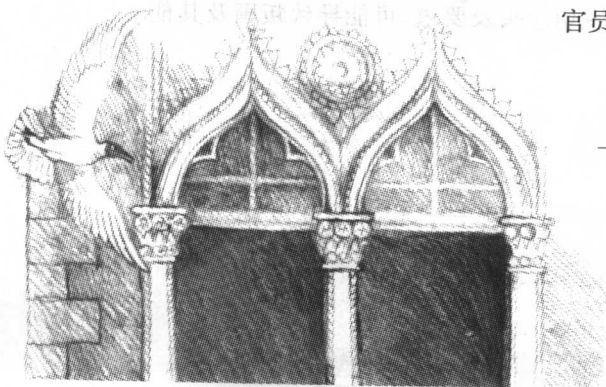
“二又二分之一！……”

露西屏住呼吸。你永远不知道宝琳会数到几分之几。

“二又四分之三！……三！”

她们把湿漉漉的一筐东西倒进投臂一端的绳网，那堆内衣缓缓落下——像没烤透的布丁倒出模子。露西又朝墙外膘了一眼，坎特男爵从城堡里出来了，正缓缓走过那称为中庭的石头院子，红衣铜盔的卫兵保驾，后面跟着一群

官员和贵族，一边聊天一边交换着口香胶，高级的袍子扫过石头地面。落在最后的是一个哭丧着脸的络腮胡子，一身



① 富勒，英文为Fuller，意为“洗衣工，漂洗工”，此处暗指富勒先生的工作为监管洗衣。



白衣白帽，厨子打扮，手里倒提着一只咯咯乱叫、比他还要哭丧着脸的母鸡。

一行人走到囚犯跟前，那是一个健壮的青年，低头跪在坚硬的石地上，赤身露体，只穿了一条脏马裤。他从拂晓就跪在那儿了，黑布蒙面、手持利斧的刽子手肃立一旁。不知道为什么，露西发现自己的目光被那囚犯所吸引。执行官从人群中走出来，打开一卷羊皮纸，他的声音在城堡中回响。

“该犯……犯，犯……罪大恶极……极，极……诽谤嚼口香胶……胶，胶……之高尚娱乐……乐，乐……现按公正仁慈之判决……决，决……听候处死！……死！死！”

“爸爸的帽子是歪的，”宝琳越过露西的肩头望着，“我敢说他刚起床。”

露西想她猜得对。坎特男爵阿道夫，尊贵仁慈的护国主，在晨光中困倦地眨着眼睛，未洗的头发在爵帽下胡乱地打着卷。他挠着肚皮，一个手下用银盘托着递上一张纸，男爵用一只颤巍巍的手拿起纸。

“且慢，刽子手！”他眯眼看着文书，声音低沉，带着气喘——露西在塔上几乎听不见。他虚弱地咳嗽一声，继续说：“吾等心生怜悯，仁慈心肠……”

“太仁慈了！”官员和贵族们颂道，吐字因为口香胶而有些含糊。露西听到一个泡泡破了。

“……仁慈心肠，”男爵说道，“与先贤之教诲，使吾等于心不忍，令免除死刑，从宽发落，罚做六个月苦工，使其悔改，并以儆效尤。”

“恩主万岁！”众人齐道。

“可怜的母鸡。”露西叹道。

“但……但，但……鲜血……血，血……要付！……付！付！”执行官吼道，“谁带了献祭？……祭？祭？谁之血来赎……赎，赎……此罪……罪……罪？”

厨子走上前，将母鸡举过头顶。那受惊的家禽，倒吊了那么久，现在昏头昏脑地拍着翅膀，竭力在厨子举起的拳头上保持平衡。鸡毛飘落下来，它被带到行刑石前，刽子手等在那里，斧头扛在汗毛浓密的肩膀上。

“乌拉！”众人高呼。

“现在！”宝琳尖声说，将露西从墙边拉回来，把扳机的拉绳按到女仆手里。“我从三开始倒数！”

“可是您不想做吗？”露西问，她开始流鼻涕，麻烦当前时她常常如此。她吸了吸鼻子，希望小姐没注意。

“我是这恶作剧的主谋，”宝琳说，“你是跟班。主谋发布命令，跟班执行。”

“是，小姐。”

露西听到母鸡拍着翅膀大叫——厨子把它放在了行刑石上。宝琳跑回墙边，探身观看。

“三！……”她叫道，“二！……想想吧，威克莱特，你能救一只鸡的命呢……一！……十六分之九！……十三分之五！……十二分之一！……拉！”

露西使劲一扯拉绳，可坎特城堡的弩炮不是为了朝官员和贵族们脑袋上扔湿内衣而设计的，当巨大的投臂甩出时，露西发现潮湿的裤子、衬裙、短裤和胸衣是最糟糕的射弹，它们缠在绳网里，弩炮把水淋淋的衣服甩到胸墙上，发出响亮而可怕的啪唧一声。

如果宝琳靠左站一步，可能就会像个桩子一样被钉进石板里了。她侥幸躲开，但淋了一身灰色的肥皂水，只有一条女式灯笼裤被抛到空中。露西拉完扳机摔得仰面朝天，爬起时，弩炮的投臂摆回，一兜裤头和袜子剥落下来，悲哀地掉在她周围。宝琳从墙头走开，擦着眼里的脏肥皂泡。

“你把我浇透了！”她带着哭腔说。

露西窥视墙外，中庭那群人在仰头观看，湿衣服的拍击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母鸡已经逃掉，厨子在后面追赶着。灯笼裤像枫树的翅果一样打着旋飘落，忽左忽右，最后轻轻吧唧一声落在囚犯仰起的脸上。

“哦，不要。”露西轻叫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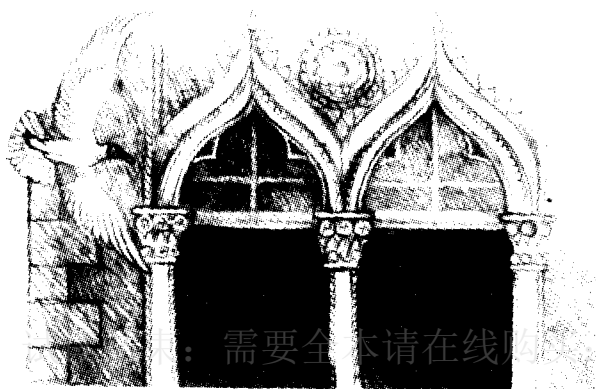
“抓住她！……她！……她！”执行官吼道。

“跑！”宝琳说。

“啊！”露西说。

她沿城头步道飞奔，高声的命令在庭院里回响，卫兵们冲向塔楼。露西希望小姐能拖住他们，因为离主堡有很长一段距离，到了那儿她就可以跑下角塔，消失在迷宫般的城堡北翼中。她朝墙外一望，发现下面的卫兵比她快。

她继续跑，鞋子敲打着石板，到了角塔她停下来，肺里像火烧一样，却惊恐地听到卫兵凉鞋的啪哒声，已经在旋梯高处了。她返身穿过拱门往回跑，可是两个卫兵已追到盖着亚麻





露西窥视墙外，中庭那群人在仰头观看，湿衣服的拍击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布的弩炮跟前,其中一个递给宝琳一块抚慰的手帕。

“她在那儿!”另一个叫道。

露西飞快地跑下台阶,迎着追赶者的凉鞋冲去。他们准以为她疯了,每当转过一圈看到她,便大叫起来。露西第一次对她这双外邦气的橡胶底鞋子感到庆幸,这是城堡里能见到的惟一一双运动鞋,在这地方一百五十年前的服饰(如宝琳的无袖连衣裙)都被视为大胆摩登。她飞奔下去,几乎脚不沾地,直到再转一圈就会撞到卫兵的手里。

她坚决地轻吁一声,拐入一条昏暗的过道,奔向另一道楼梯,台阶陡而窄,不像塔楼的那样。她拖着酸疼的双腿往上爬,到了一个墙上点着油灯的平台,她在那儿停下来,拼命喘气,穿凉鞋的追兵闹哄哄地追上窄楼梯。她拧动油灯的螺丝,直到火苗熄灭在油里,然后摸黑往上跑。两条腿似乎再也跑不动时,她登上了第二个平台,黄色的蜡烛旁边有扇栎木门,上面挂着警告牌——

肃 静!

006

露西吹灭蜡烛,打开那扇门,走进熟悉的、洞穴般的男爵府图书馆。浮着灰尘的光柱从高窗投到地面,衣衫破旧的学生们坐在堆满书的桌子前,像蹲在窝里脱毛的老秃鹰。露西手插在兜里,竭力让自己走得镇静。图书馆长阿齐兹博士在她那带滚轮的高座椅上抬起头来。

“早上好,露西!”她小声说,“你怎么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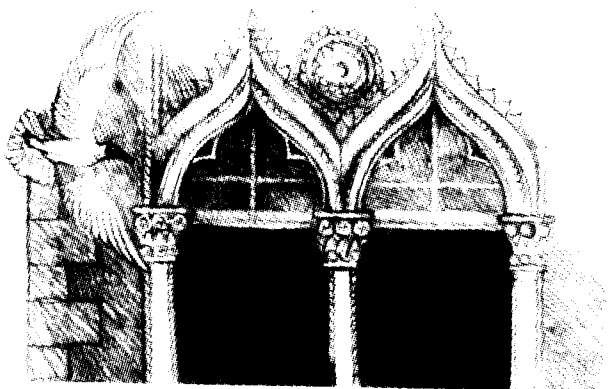
她的问候被门外的喧哗声打断——卫兵们的铜盔叮叮当地撞在石头上。他们到了没灯的第一个平台,踏出脚才发现没台阶了,粗鲁的咒骂从楼梯上传来。

“啊呀!”图书馆长说,“外面怎么了?”

“我碰到一些卫兵在喝啤酒,夫人。”露西说。

“岂有此理!”阿齐兹博士说,“这儿有学者在工作!”她招呼正在用鸡毛掸打扫旁边墨水台的助手,“卡洛斯,带我到门口去!”

露西用礼貌范围内的最快速度



走开，她是个谨慎的女孩，注意不说谎。她确实碰到过喝醉的卫兵——许多次。她觉得没必要告诉图书馆长究竟是什么时候，因为那样话就长了，她认为自己时间紧张，骂骂咧咧的卫兵已经在爬最后几级台阶。

在书籍的峭壁间她回头看了一眼，确认图书馆长没有注意，然后轻轻地奔到房间的另一头。当她溜出门去时，卫兵已经在那头打门了。她跪下来，从头上取下一只发卡塞到门底下，用鞋尖踢紧。

面前是一条长长的、没有窗户的走廊，间隔很远的油灯仿佛在微弱的光晕中颤抖。露西呻吟了一声，阿齐兹博士会把卫兵拖一会儿，但她肯定跑不到走廊的一半就会被抓住。她冲到第一扇铁折叶的门前——当然是锁的，同时听到阿齐兹博士高声抗议，因为卫兵们在她的图书馆重重地走动。露西从这扇门跑到那扇门，试着那些顽固的门闩，鼻涕流个不停。就在卫兵开始撞卡住的那扇门时，终于有一个门闩被她推动了。尽管又急又怕，她还是看了看门上的牌子，因为露西是个有教养的姑娘，从来不会想到闯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屋里。她眯眼辨认门牌上的字样。

男爵府词典、正字、语法委员会

科斯蒂弗·盖兹^①博士

近义词、反义词、冗词副助理秘书

007

露西走进去，把门迅速但轻轻地关上。图书馆的门被撞开了，卫兵冲进走廊。她咬着舌头，直到他们走过了近义词、反义词、冗词办公室的门口，才瘫靠在门上，长吁了一口气。

^① 科斯蒂弗·盖兹，英文为 Costive Gutz，Costive 意为“便秘的，沉默寡言的，行动迟缓的”，Gutz 意为“内脏，肠子”。作者给人物取此名，意在讽刺该人思想僵化保守，心地不善。

语法学家的陷阱

露西发现面前是一间又小又乱的办公室，一张跟她在佣人阁楼里的小床一样大的书桌，上面堆满了书籍、纸张和吃了一半的三明治，这张书桌占据了兩排巨大无比的书架之间的大部分空间，书架的搁板都被灰扑扑的羊皮面书籍压弯了。狭小的窗户前站着—个老先生，穿着发锈的黑袍，戴着黑方帽。他背对着露西，声音低沉而阴冷，仿佛是从城堡地窖里传上来的。

008

“酸面包，我侄儿戴上了灯笼裤，”他说，“怪哉。”

露西用T恤衫擦擦鼻子，然后礼貌地清了清嗓子。

“对不起，先生，我不是酸面包。”

老先生转过身来，那—张黄色的长脸好像是软蜡做的，被人揪进了（揪得太深）两颗黑石子和—条干葡萄皮。他的眉毛，或者说是别人长眉毛的那两条皮肤扬了起来，带着轻微的责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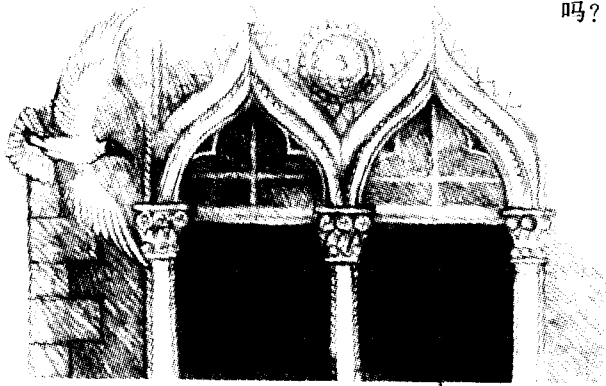
“你不是酸面包。”

“我不是，先生。”露西说。

“也好。我不喜欢纹章官，但我今天要问他—个纹章学的同义词问题。”老先生望了望在露西身后墙上滴答作响的布谷鸟钟。“他要正午才到。你预约了吗？”

“恐怕没有。”

老先生走到书桌前坐下，从摇摇欲坠的一摞文件中取出—个硬皮本，封面上工整地写着“预约”。他把手在



桌上的一块海绵上按了按，翻动一张张空白的纸页，直到有一页标着“阿道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老先生撅起嘴巴。

“似乎可以把你塞进来。”他说着抓过鹅毛笔。

“谢谢您。”露西说。老先生蘸了笔，又望了望布谷鸟钟，写道：

“上午十一点四十三分，小女孩。”

“我是盖兹教授。”他把笔搁回笔架说，“你或许从门牌上得知我是博士，但我只是文字的博士，看你呼吸粗重，你是否想找大夫？”

“不是，先生，谢谢您，我只是有点喘。”

科斯蒂弗·盖兹靠在椅背上仔细端详露西，手托着下巴，像在琢磨书中碰到的一个生僻字。“在谈你来访的事宜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露西的脸白了，教授是否把她的气喘与院中的骚乱及走廊里卫兵的脚步联系起来？她的回答像蚊子哼。

“什么事，教授？”

盖兹先生俯身向前，两根竹竿似的食指指向露西的胸口。

“请问，何为‘极摩派’？”

露西红了脸，教授注意到了她的T恤。她不是个虚荣的女孩，但每当别人注意她的衣着时她总是局促不安，它们都是旧衣服，是这个城堡外面世界的式样，是她从里脊镇的美国传教会捡来的。她穿着遮不住脚踝的牛仔裤，磨旧的运动鞋，T恤上印着在她胸前摆造型的机器人：极摩派！

“我想是一种玩具，教授。”她被科斯蒂弗·盖兹盯得不安地抱起手臂。

“噢，”盖兹先生说，“是专有名词，商标？”

“对，我想是。”

“那就与我无关了，应归‘专利与名称署’管辖。我不可能顾及这年头入境的每个专有名词。今天上午也没干成多少事，外面如此嘈杂。”他的眼睛眯缝起来，“你知道吗，灯笼裤从天而降，我侄儿戴上了灯笼裤。”

露西吞了一口唾沫。给宝琳当了这些年侍女，她已经很擅长回避大人的麻烦问题，屡试不爽的一着是把问题还给他们。

“灯笼裤？”于是她说。

“我说了灯笼裤，”盖兹先生道，“成何体统——一个神圣庄严的场合变成恶作剧的讽刺。我断言，背后必有颠覆分子，看来很像叛党所为。你看了处

决吗？”

“我……我在处决的日子一般不去院子里。”露西说。（回避问题的另一着是讲真话——只是不讲对方要的真话。）“您侄子为什么被判刑，盖兹博士？”

教授干瘪的嘴唇扭曲出一个可怕的笑容。他没有说话，起身拉了拉窗边的一根天鹅绒带子。院子里隐隐传来奔跑声和人声。

“他们还没抓到那只母鸡，”盖兹先生望着窗外说，“但她已跑进死角，蠢东西。”他转身望着露西，“你刚刚说到的院子，”他严厉地说，“是房屋前后围起来的空地，而城堡外墙围起来的空叫中庭，小姑娘，我毕生致力于清除语言中这类偷懒和不动脑子的用法。”

“是，先生，”露西朝门边退去，“请原谅。”

“可以，”盖兹先生微微一笑道，“可我担心城堡卫兵没有如此宽宏大量。”

“卫……卫兵？”露西惊问。

“我说了卫兵，”盖兹先生缓缓走向露西，“你真以为跑进我的办公室就能躲过他们吗？”

“可是，请原谅，先生，”露西的手在身后摸索门闩，“我不是想躲卫兵。”这是实话——此刻她想躲的不是卫兵，而是科斯蒂弗·盖兹博士。她抓到了冰凉的铁闩，可还没拔起就听到撞门声。

“哎！”她尖叫一声，跳到旁边。门开了，走进一个魁梧的大汉，穿着信使的白衫。他的胡子几乎和眉毛连到一起，手指上冒出一丛丛的黑毛。

“您摇铃了，长官？”露西的目光瞟向仍在窗边晃动的天鹅绒带子。盖兹先生在桌边坐下。

“拉铃了，埃伯，”他说，“是的。我有理由怀疑这个小女孩与中庭的骚乱有关。请你把她带到卫兵队长那里去。”

“不！”露西哀叫道，但信使大步走过来，用大毛手卡住了她的手腕。盖兹博士十指交叉托着下巴，露出满意的笑容。

“可是……可是……”露西恳求着，被埃伯捏得受不了，“为什么？”

“你进来的时候，我以为你是熟人酸面包博士，”盖兹博士朗声道，“我说到我侄儿披戴了灯笼裤。”

